

德庆拉姆回忆西藏

《西藏口述历史计划》记录

2010年4月13日，印度穆恩德戈德

我出生在江孜县，一个面积比拉萨小的城镇。我家有三位哥哥、两位嫂子和我父亲。我母亲在我12岁时去世了，我的妹妹也在小时候死了。我们是农民，从事耕种、畜牧和产乳。我没有上学，我在田地上工作，也会帮忙做饭。

拥戴寺院

江孜有16所寺院。其中三所位于城镇内，终年有僧侣居住。其他僧侣则住在乡村内的寺院。可是，每逢藏历新年和年度诵经节，他们会进城到主寺院聚首一堂。僧侣于节日中接受百姓所捐赠的食物。我的父亲听命于拉萨摄政的达扎仁波切，负责到乡村收集食粮和牛油。

每逢藏历五月，我父亲将收集好的食粮和牛油分派予江孜的16所寺院。他秤量好粮食，然后分配给每位僧侣，份量足以生活两个月。牛油则被送到寺院的厨房。除了这节日以外，僧侣需要在所在的乡村自己谋生。在西藏，大部分僧侣都工作来谋生，他们的直系家庭也要为他们提供粮食。

帕里镇的婚姻与生活

一场婚礼中一个吉时，新娘务必准确在吉时到达新郎的家。新娘会被奉上茶。男家会送上一套礼服，好让新娘在婚礼穿上。新娘要脱掉所有来自娘家的衣服，换上男家赠送的新衣。婚礼随即开始，接下来的几天都是宴会。有些大型婚宴甚至延续五至十天。主人家为客人准备美食，宴会上还有跳舞环节。

我双亲在我21岁时为我安排婚姻。我到结婚前一个月才知道，当时男方家人来我家讨论婚礼事宜。我的家人还在确定把我婚出去后才告诉我他们的决定。男家先后来访三次，到第四次时他们将我接送到我结婚的地方——帕里镇。

大概15天后，陪伴我到帕里镇的家人回家了，只有一位亲戚多留约三个月来陪伴我。因为夫家家人对我还陌生，所以那位亲戚留下给我作伴。他们没有要求我马上做家务。在娘家，我要干很多农活。可是在帕里镇没有农务，生活上体力消耗不大。膳食方面，我们在帕里镇不吃很多炒青稞粉，但我们吃饭和小麦粉，这些食物是从外地如印度和不丹进口的。帕里镇的食物素质较好。

由于帕里镇处于高海拔地方以及天气极其寒冷，那个时候农户不耕种，但是他们饲养大量牲口如绵羊和牦牛，以生产奶酪售往印度西孟加拉邦的噶伦堡。他们同时从噶伦堡购入糖与其他用品。帕里镇大部分人都以这方式维持生计。青稞

苗是一种长得高但不会结果实的植物，在帕里镇曾经有售。通常青稞苗被捆成一束束的卖给马夫作为马匹和骡子的饲料。

中国占领带来的改变

我来到帕里镇约一年后，中国政府宣称「改革」西藏。帕里镇大部分人都是经商的，所有他们算是有钱。人们储钱时，他们通常保留全新的一百两藏币。中国政府宣布藏币不再流通，所有藏币都被视为反叛者的货币。他们说只有人民币才是法定货币，老百姓必须上缴他们的藏币。可是，中国人没有兑换他们收集到的藏币至人民币。就这样，中国政府令整个帕里镇破产。

控制货币只是第一步。接着，所有地主和行政官员都被扣押，富有的一家之主全被带去监狱。他们先被囚禁在帕里镇约一星期，其后被送到江孜、工布和其他地区继续囚禁。他们的房子被没收。我也不清楚到底是中国人还是为中国政府工作的西藏人拿走所有贵重财产如黄金和银器。可是，寝具、家具和牲口却分配给帕里镇的穷人。

我住在一个叫曲加的地方，离帕里镇挺近。有一天，帕里镇的人被带来批斗。我被迫去看。被批斗的人被黄铁链绑着，看起来像金镯一样。当他们走动时，手铐会愈扣愈紧，最终他们跌倒。他们被命令长时间弯腰，同时他们的头发和耳朵被扯着。

逮捕、坐牢和财产再分配

当人们被逮捕后，他们被叫去接受思想改造。可惜，他们从没回来。当中国军队进攻拉萨时，我父亲是一批在江孜被捕的人。由于他组织和接待达赖喇嘛尊者到访亚东，他被视为「支持达赖的叛徒」。他在狱中去世。

在改革那段时期，我丈夫多次被派到噶伦堡为帕里的官员送信。他也为官员从拉萨到噶伦堡送信。他被指控为「走狗」，被称为「达赖的走狗」。中国政府送他当苦力。他先被送到亚东，后来被送到位于江孜县的卡康，那里有个政府仓库。所有从西藏村民没收得来的食粮会被手拉车送到这里存放，而他就是负责运送食粮。在那个时候，我不能跟他见面。

中国人还囚禁我的岳父，他在狱中眼膜变蓝，就像白内障一样，瞎了眼，所以六个月后获释。至于我岳母，她被送到批斗会。我回到我的村庄去探望刚从狱中释放出来的兄弟。我岳母就在我回到帕里镇的前一天被送去批斗。她能喝一点稀饭，但她很多天不能起床。待她稍微好转后，我们听说将有一个大会讨论把她送去坐牢。她惧怕再次被囚禁，所以她当晚便逃走。她独自从帕里镇逃到不丹。

我们的土地、大部分房子、财产和牲口被分给其他人。每个人获得十头牲口，我的家庭一共有 40 头。房子里大概有五个房间，在外围我们出租六至七个房间予其他人。除了我地居住的厨房外，整所房子被中国人拿去送给其他人。我们同时被分配土地。中国政府强迫帕里镇的人去种田。他们要求百姓在农田附近点火，以避免农作物冻死。没有人能睡觉，因为火种不能熄灭。尽管如此，农作物还是冻死。

我身边只有我两个女儿，一个三岁，另一个五岁。我觉得无助，我所看到的地方都有苦难。由于我会干农活，我去种田，同时让我女儿施肥，他们还会放牧。中国政府委任了一些西藏领导人。当他们没有监视我们的时候，其他牧民会尽绵力帮助我们。但当他们在附近时，我们不能跟其他人谈话，否则那些人会被逮捕。所谓的领导人只是被中国政府委任的穷人。如果我们穿素质高的衣服时，他们会训斥我们。他们说我们再也不能穿这样的衣服。他们有权有势，他们将帕里镇富庶的人的衣服分发给乞丐。他们也是举行批斗大会的人。

可怕的事情在西藏发生，人民遭逢浩劫。我那个年纪较大的嫂子大概在我逃亡时投河自尽。中国人破坏神圣的雕像和烧毁经文，但她仍然保留一个小圣壶。当中国人发现时，她被毒打一顿。她跟着投河自尽，遗下三个孩子。她有一个妹妹，被送去接受批斗。她在批斗大会中死去。

逃离西藏

大概 1966 年或 1967 年，约是中国人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与我的瞎岳父和两个女儿逃离帕里镇。我之前不能逃走，因为不丹方面拒绝西藏难民攀过高山入境，他们还把难民送回中国。这些人的下场就是被打或是被拘禁。我们离开时，同行约有 30 个帕里镇的人。当时，我的小女儿六岁，大女儿九岁。

当我逃到不丹的首都时，有很多帕里镇的人已经在那儿建立难民营了。我们在不丹住了大约三个月，然后我们搬到印度，因为达赖喇嘛也在那里。基于一些法律问题，我们 30 人在印度西里古里大概坐了三个月牢。一年后，我们来到达兰萨拉，跟我的丈夫团聚。后来我们被叫去修建道路。